

新课堂

短篇小说散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短篇小说、散文集

新 课 堂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 课 堂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2,000

1974年7月第1版 197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0

统一书号: 10171·306 定价: 0.40 元

毛主席语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序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 洪磊

这本短篇小说、散文集，是我系创作专业的工农兵学员三年来学习、战斗的部分收获。

文科大学的学生能搞出这么一批生气勃勃的文艺创作，这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大学是从未有过，也不可能有的。小说《方向》中的田老师曾痛心地说，“旧大学不提倡学生搞创作，少数业余创作爱好者问起我创作的问题，我就给他们讲‘形象思维’、‘灵感’等，毒害了不少学生”。这正是旧大学中文系的真实写照。在那时，哪个学生想走出校门，深入革命实践，搞点文艺创作，就会被斥为“不务正业”。什么是“正业”呢？那就是关在高楼深院里，钻在封资修、名洋古的“象牙之塔”里学习“孔孟之道”，研究几个“斯基”，使学生成为适应他们“克己复礼”需要的资产阶级“院士”。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条教育路线毒害下，广大学生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贫下中农怎样种地，商品是怎样交换的，不熟悉工农兵生活，没有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既不愿意，也不能够搞革命的文艺创作。要搞，也只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正如《方向》中工农兵学员

关兴明所说的，违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脱离了火热的斗争生活，还能搞成什么创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破产。今天，工农兵学员肩负历史重任，受着阶级委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坚持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的正确方向，是这场教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翻开《新课堂》这本集子，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工农兵学员学习和战斗的领域是多么广阔：纱锭飞转的纺织厂，稻浪滚滚的郊区农村，吊车林立的海港码头，千帆竞发的东海渔场，奔腾向前的旅客列车，以及无影灯下的手术台，惊涛骇浪中的航船……这一幅幅绚丽多采、生气勃勃的社会生活画面，正是他们的“新课堂”。这种“新课堂”的出现，是文科教育与工农兵三大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可贵成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新课堂”中留下了文科学员参加教育革命的战斗足迹，“新课堂”也给他们提供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本创作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不是单纯的“课堂搬家”，也不仅仅是为了收集创作素材。这本集子告诉我们，“新课堂”首先是一个实现思想革命化的红色熔炉。散文《码头号子》中有一句充满激情的话：“在上海港的日日夜夜里，我听到了码头号子，见到了会唱码头号子的工人，真正理解了码头号子的意义。码头号子，它是那样激人心弦、催人振奋呵！”从“听到”、“见到”终于“真正理解”，生动地反映了工农兵学员投身在海港的战斗生活中，受到码头工人革命精神的感染教育，思想上产生的飞跃，感情上发生的变化。现实生活中有象《最后一班岗》中秦福根那样怀着高度革命责任感，努力培养新一代，对革命赤胆忠心的老工人；

有象《金灿灿的大道》中申启郎那样，保持革命本色，“立党为公”，十几年如一日的贫下中农的带头人；有象《靶场的早晨》中李铁华那样，为革命常备不懈，苦练杀敌本领的英姿飒爽的女民兵……这些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洪流中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每时每刻都教育、激励着创作专业的战友们，强烈的阶级责任感，促使他们拿起笔来，做工农兵的忠实代言人，做伟大时代的记录员，满怀激情地歌颂工农兵、表现工农兵。否则，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培养教育自己的阶级。这种强烈的创作激情，是校园里狭隘的教室所无法给予的。

“新课堂”又是一个战场。创作专业的战友们在和广大工农兵一起参加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搏斗中，了解到资产阶级利用文艺进行复辟活动的严峻事实，从而真正认识到掌握文艺武器的重要性。在斗争实践中懂得了，必须使自己的创作成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遵命文学”。而决不能变成“为艺术而艺术”的“摆设”，“怡神养性”的“咖啡文学”，更不能成为出人头地、争名夺利的“敲门砖”。因此，他们的作品旗帜鲜明，尖锐泼辣，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政治、思想、经济等各方面带来的深刻变化，密切地配合了现实的斗争。你看：《初航》、《矿山新松》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塑造了敢想、敢闯、敢革命，而又谦虚谨慎、自觉联系群众的优秀新干部的形象，有力地回击了社会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革命新干部的右倾复辟思潮。《老红军的脚印》描写了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战士在今天为建立机关干部和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基地，进行了一场新的战斗，迎头痛击了林彪污蔑干部下放劳动和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的无耻谰言。总之，哪儿有战斗，创作专业的战友就冲向哪里，发挥了革命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刚刚拿起笔就以自己的实践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这是十分可贵的。我们为战友们的革命精神和战斗成果感到由衷的喜悦。

“新课堂”里有着无数可敬可亲的老师。广大工农兵不仅从思想上帮助创作专业的学员，而且还热情地帮助和关怀着他们的创作。《方向》中的老贫农孙大伯看到工农兵学员朱强的作品，没有反映贫下中农的精神面貌，主动地把自己的意见提了出来：“怎么把英雄写歪了！”象孙大伯这样的老师，在工农兵的队伍中是到处可以遇见的。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绝大多数从题材的选择到主题的提炼，人物的塑造，甚至一段对话，一个细节，都得到过许多工农兵的指导和帮助。在烈焰熊熊的炼钢炉旁，工人师傅利用紧张工作的点滴空隙，同工农兵学员一起把《优质钢》逐段逐句地修改；在渠水汨汨的田头，贫下中农又和工农兵学员一道把《春夜》反反复复地推敲；年过半百的工人船长，在百忙之中与《初航》的作者共同研究如何写好新干部许泳的英雄形象……这都说明，创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是我们整个阶级的事业，必然会得到广大工农兵的支持。这样的文艺生气勃勃，前途远大，决不是资产阶级的“摇头派”、“观潮派”所能否定得了的。

当然，大学文科搞创作还刚迈出第一步，所取得的成绩也还是初步的。这本集子中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有待于改进和提高。这里我们试把《老配角》和《光明的颂歌》两篇小说作个比较。《老配角》通过工人石大柱与厂领导朝东海对待一项军工任务的不同态度，展开了矛盾冲突，

鲜明地提出了“在工厂里究竟谁是主角”这个触及工厂企业管理上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主题比较深刻和及时。而《光明的颂歌》虽然也写了赵彤和眼科副主任之间在试验人造角膜上的斗争，但由于没有真正把准文化大革命后医疗战线上的斗争新特点，主题主要还停留在要为革命而钻研技术上，显得一般化。我们再把《金灿灿的大道》与《江南苹果红》作个比较。《金灿灿的大道》因作者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写得较为扎实，生活气息较浓。《江南苹果红》由于作者对果园生活不够熟悉，就显得比较干瘪和概念化了。作品中的柯师傅形象也没有《金灿灿的大道》里的老支书那样丰满。以上这些缺点，另一些作品中多少也存在一些。应该看到，造成这些不足之处的原因，决不是，至少首先不是什么缺乏基础理论和艺术技巧，而是在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指导创作和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方面还存在着差距。革命文艺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这两点都离不开正确思想的指导和革命实践。我们工农兵学员虽然来自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但决不能满足于此。要很好地运用文艺武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在斗争中坚持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在“新课堂”中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不断实践，不断总结。只有这样，才能以这本《新课堂》为起点，创造出更多更好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来。

作为战友，我们热切地期待着。

目 录

方向·····	倪振良 (1)
沸腾的夜晚·····	翁世荣 (13)
初航·····	徐天德 (31)
布机高歌·····	齐 立 (46)
最后一班岗·····	董 凤、郑 帆 (57)
光明的颂歌·····	常竹渚 (66)
碧水长流·····	吴林奎、郑 帆 (76)
矿山新松·····	翁世荣 (88)
“优质钢”·····	郑 帆 (99)
江南苹果红·····	钟 亮 (106)
老配角·····	于成鲲 (116)
金灿灿的大道·····	倪振良 (126)
跑道上·····	马显华 (140)
春夜·····	王晓元 (158)
青春的闪光·····	倪振良 (166)
车厢的春天·····	马显华 (174)

靶场的早晨·····	葛乃福 (181)
码头号子·····	徐天德 (191)
老红军的脚印·····	钟 亮 (200)
江天红胜火·····	徐天德 (210)

后记

方 向

倪振良

深夜。雪花纷纷扬扬飘落着，大学校园披上了一层白色的银装。教学大楼靠东大教室的窗玻璃上蒙着擦不尽的蒸气。这里坐满了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中文系正在进行“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的经验交流会。校党委书记，校教育革命组负责同志和兄弟单位代表应邀参加了这个会。会议已接近尾声。最后一个发言的是一年级甲班副班长米强，看上去二十三、四岁模样，中等个子，粗黑的脸庞，讲起话来直率、响亮：

“……那篇反映贫下中农批林批孔的短篇小说，田老师认为还是不差的，现在已送到报社，估计很快会拿到小样。为什么能在一星期内拿出这个成果呢？最关键的一点，我认为时刻想到要为阶级争气，要分秒必争，发愤学习，尽力多掌握些知识！”

不知怎的，这时会场上出现了一点骚动。米强的声音化作了一些戚戚促促的议论。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猛然间，从米强身旁站起一个颀长英俊的学员，会场上顿时平静了下来。站起的是一年级党支部委员关兴明。他穿一身草绿军便装，帽檐下的两眼显得格外深邃明亮，立在人群中显得威武而又庄严，他习惯地摆动

着那只带有伤疤的右手，亮开了洪亮的嗓门：

“我觉得我们工农兵学员，要真正为阶级争气，首先要把正方向！而米强跟着田老师只关在房子里翻了几天材料，又下去转了转，开了个座谈会，根本没有投入贫下中农热火朝天的批林批孔斗争，……”

关兴明在大会上提出会前与米强争论不休的问题，米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认为这是关兴明鸭蛋里寻骨头，故意扩大矛盾。顿时，涨红的脸庞转青了。他抬眼看了看在一旁只吐白烟，不讲话的田老师，心头一阵紧缩。米强被激怒了！只见他咬咬牙，颤抖着嘴唇，往面前的桌上“砰”地擂了一拳：“岂有此理！”说罢，一股旋风似地拉开门，出了会场。

会散了，关兴明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他迈着沉重的步子，沿着白雪覆盖的大道，“唰啦、唰啦”往前走着。乱纷纷的雪絮扑面而来，他的脸颊却还有点发烫，心潮在翻腾不息。

关兴明和米强，是一起从珍宝岛来的老战友。记得刚开学那时，他们常在一起学习，一起参加活动。可是，过了些日子，米强与关兴明渐渐疏远了。宣传队里，黑板报上，都看不到米强的踪影。星期天，关兴明叫他一起劳动，米强说：“我缺的不是劳动，而是知识，我需要分秒必争地学习！”此后，尽管关兴明一次又一次提醒他：“别忘了咱们是第一代工农兵大学生，肩负着上、管、改的重任！”米强却无动于衷，只管一头钻进了图书馆，对教育阵地上尖锐复杂的斗争很少过问……

熄灯号响了，校园里显得格外宁静。路灯在一片雪絮中

晃动，银色松软的大道上空空荡荡，关兴明在默默地思考着：米强掉队了！自己是党支部委员，又是他的老战友，怎么能不为他焦虑！不管米强和自己的情绪有多少对立，不管自己面前有多少阻力，一定得帮他赶上来！

关兴明走进宿舍大楼时，房间里的灯大都已熄灭了，只有班级活动室里还透着光亮。平时，米强常到那里去开夜车，今天会不会又是他在呢？关兴明推开门一看，果真是米强在。然而，他这时候不在看书，也不在写文章，而是虎着脸，在生闷气。

“米强！我想好好和你谈谈！”关兴明走过去，诚恳地说。

“有什么好谈的！”米强气呼呼地说，“当着领导和群众的面，出我的洋相倒没什么，可为什么要去得罪田老师呢？”在米强的心目中，田老师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开学不久，米强在图书馆里发现田老师过去写了不少作品；后来，米强到田老师家去，看到他家有满橱的书，田老师说这些都是大学生必读的，而米强没读过几本。他感到自己的学问太浅，觉得要多求点知识，就得靠田老师这样的人多指点、帮助。虽说田老师在文化大革命前用修正主义一套教育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和批判，但后来认识提高了嘛！况且，他刚走出办公室，来担任教学工作，没料到就被关兴明迎头戳了一枪。今后，他还不会把知识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同学们呢？米强越想越生气。

关兴明凝视着米强，隐约觉察到有一条无形的绳索在束缚着他，如果不及时把它摧毁，米强就不能大踏步前进。想着，关兴明就郑重地说：“对教师的长处该学习，对教师身上的旧思想、旧意识，决不能搞‘中庸’、调和！”

米强说：“我不想管这闲事！”

关兴明一听这话，心头一震，他蓦地觉得自己和米强之间那条无形的鸿沟越来越深了！他以关切的目光望着米强，大声说：“米强！你变啦！”

“我变了？不！是你变得头上出角了！”米强没好气地说。

“你说对啦！”关兴明坚定地说：“咱们工农兵学员就是应该有棱有角有锐气！要敢于斗争，敢于反潮流。这是咱们应尽的责任！”

“责任？到底什么是咱们的主要责任？”米强转过身，两眼直瞪着关兴明，说，“你忘啦？咱们珍宝岛贫下中农，祖祖辈辈没有人上过大学，我爹小时候探头往洋学堂窗口望了望，竟被小狗崽子用弹弓弹得眼睛流血……今天，党把咱俩送进了大学，再不认真学习，多掌握点知识，回去怎么向三十万贫下中农交账？怎么向培育咱们成长的党汇报？”米强显然更激动了，稍顿了顿，他又说，“关兴明！你听到没有，社会上有那么一种人，说工农兵学员只能写写发言稿，抄抄材料，要想写小说，出书，那是飞机上放炮——想（响）得高！听了这些话，我憋了一肚子气哪！我们应该争口气，拿出点精神财富来，给那些摇头派看看，这才是我们的责任！”

关兴明理解米强的心情，但觉得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既是学生，又是捍卫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战士！离开了这根本一点，还怎么谈得上为阶级争气！该怎样解开他心头的疙瘩呢？关兴明抬起头，透过结满冰花的玻璃窗，借着校园里小太阳灯的光亮，望着漫天飞雪，心头不由一亮。他猛地转身从壁厨里取出一个红布包，又解开了，里面是本红光闪闪的塑料封皮本子。关兴明用带伤疤的手翻开本子，亮给米强道：“你

看，这是什么?!”

米强定神一看，象触电一样被震动了，那褐红的纸片，刚劲的手迹占据了整个视野，他的眼睛模糊了——

……寒风在呼呼地嚎叫，封冻的乌苏里江象起伏的丘陵，积起了厚厚白雪。正在破冰捕鱼的关兴明、米强等猛然发现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苏修士兵象群饿狼一般越过边境线，窜了过来。一把把明晃晃的刺刀都拉开了，一步一步向我逼近。关兴明和老渔民金大爷却镇定自若，一面带着大家向入侵者挺抗议，一面大步向前挺进……荷枪实弹的新沙皇向我手无寸铁的渔民下毒手了！忽听“嗖”的一声，一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向关兴明捅了过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金大爷闪电般扑过去，将小关往后边一推，小关脱险了，金大爷即刻倒了下去……关兴明浑身一震，一个箭步冲过去，死死攥住了凶手带血的刺刀，又狠命一脚，将他踢了个四脚朝天，把敌人的步枪缴了过来，随即“杀！”地大吼一声，将刺刀一下插入了凶手的胸窝。这时，关兴明才觉察到手上粘糊糊的，一看，右手已戳破，鲜血正顺着枪托往下淌。他却毫不在乎，还紧握步枪和米强等渔民们一起，与苏修侵略者鏖战开了，乌苏里江上是一片喊杀声……

金大爷从昏迷中醒了过来，望着溃退的敌兵，微微笑了笑，又用右手在胸前袋口摸动着。关兴明的手马上伸进那口袋，触到了湿漉漉的纸张，不由打了个寒颤，忙取出一看，那是昨晚民兵誓师大会上他读的一份决心书，已被鲜血浸透了，血水正顺着纸角淌下来，滴在雪地上，凝成了一点殷红的冰花。那决心书头上写着十八个刚劲的大字：“宁可洒尽最后一滴血，决不在敌人面前退却！”……

临走那天，老支书将那份血染的决心书夹在日记本里，郑重其事交给关兴明道：“记住金大爷的遗书，把我们在边境反修的战斗精神带到大山里去，也去打一场漂亮仗！”……

想到这些，关兴明和米强的眼睛都有点湿润了。然而，两个人的心眼还并没有想到一个点子上。

米强说：“那还是在前线打仗的事，现在是上学读书！”

“不！”关兴明语重心长地说，“这里也是战场！大学历来是两个阶级争夺的重要阵地。这里封资修一套黑货年深日久，盘根错节，你躲也躲不开，避也避不了！不是你把它斗垮，就是它把你吃掉！想想一九五八年搞教育革命，没过多久，资产阶级就专了我们的政，有些工农兵学员含着眼泪被赶出了校门；有的则在资产阶级腐蚀下烂掉了！米强！占领大学这个阵地也必须象在边防前线打仗那样，寸土不让！可是你怎么退却了！”

“退却？”米强愕然，“有这么严重？”米强想，大不了是少下去了几天，没参加几个会议、几次劳动。

“是的，你退却了！田老师引导你脱离火热的斗争生活，关门搞创作，那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你为什么不批评、不抵制，相反听其摆布？这难道不是向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退却吗？”关兴明的话一针见血。他为米强感到难过：“米强！我们怎么能只要作品，不管方向？”说着，他蓦地站起来，推开窗户，让寒风吹拂着他的脸颊。室外，几朵鹅毛般的雪絮飘了进来，落在他肩上，化掉了。他稳了稳情绪，又倏地回过头，严肃地说：“我看，照田老师这样的创作路子走，是拿不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好作品来的！”